



味著山河

WEI LEI SHANG DE YUN NAN

马海/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丽江市哲学社会科学及重点文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目 录

CONTENTS

- 1 一个优秀作家早已诞生 / 陈洪金
- 1 我的镇
- 20 兵 荒
- 31 残 枪
- 41 悍 爷
- 52 戈 乱
- 58 藏 客
- 60 雾 坪
- 63 鹰之恋
- 67 遗失在山林的弩箭
- 72 蛮王寨听风
- 81 味蕾上的云南
- 85 一纸苍茫
- 90 命运里绕不过去的横断山
- 94 随金沙江一起奔流
- 100 茶马古道（一）
- 106 茶马古道（二）
- 109 乌木河秘境
- 118 川人：行走边地的灵雀

123	深山小旅店
127	匠人的黄昏
137	丽江的诱惑
146	蹲在民间的词语
152	酒碗里的月亮
156	丽江：天堂的琴弦
161	雪域藏刀
164	耳畔的小凉山
173	江湖夜雨十年灯
176	挖煤汉
180	松明火、手电筒或煤油灯
184	父亲：一个沧桑的词
191	长河流月
198	戏里戏外
207	大兴街上褪去的金色黄昏
220	华坪：穿透时光的子弹
225	罍粟咒
230	埡口
233	四川老表
238	烟斗、狗吠及其他
254	剑吼西风
258	哮喘中的乡路
269	笔与刀：时光的影迹
273	华坪那些事儿

一个优秀作家早已诞生

陈洪金

幽居在滇西北的群山之间读书，写作，工作，生活，原本是一种非常宁静的状态。但是，当我的文字源源不断地走出群山之外，在外面的世界里呈现在陌生的阅读者面前，我经常 would 想起一个人来。我常常想，这个人的文字，也应该像我一样，向着越来越宽广的外界，展示他文学创作上的才华。这个人，便是马海。马海是邻近的华坪县人，早年在丽江师范学校读书，回到华坪后，一直在教书，其间好像换了几所学校，现在还是在教书。每遇到朋友从华坪来，我都会问起马海的情况。虽然我至今都没有见过他，但是一直惦记着这个人，似乎我们已经是多年的老友。其实，我是在惦记着他写下的那些文字，让我眼前一亮的文字。几年以来，我一直以为，马海是我们这个小区域内写散文写得特别好的作家。几年来，他一直在为了生活而奔忙着，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写作。因此，我也只是偶尔才会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散文。但是，每一次看到他的作品，我都会欣喜地拿在手里，仔细地读上几遍。然后又暗自期待着他的新作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次，马海往我信箱里传了一些稿子过来，透过这些文字，我似乎看到一个青衣书生，在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刻，行走在秋雨之后的古道阡陌。

我始终坚持认为，一个作家，在他的文学创作过程中，至少应该形成三个个性化的系统：一是书写对象的区域系统，也就是说，当一个作家把叙说的视野确定在某个相对固定的区域的时候，他的创作将会向着纵深的方向去掘取，而不是进行游历性质的外

延探索。此刻，作家也就达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家园的确认。二是词语选择系统。作家创作的独特性，除了视野确定之处，还体现在其创作的外在形式的彰显，也就是个性化文字体系的形成。三是文学价值系统，作家在其创作中不断明确地告诉自己，写作在生活、生存面前的意义，在内心世界、外部社会、人类发展面前的可能性指向。这些，都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所必需的基本要素。也正是这些要素，决定了作家的境界及其作品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马海运用他的文字，使自己的创作理念在文字里得到了个性化的确认。

在马海的文字世界里，他始终把自己的文学视角锁定在川滇交界处的华坪县，立足于华坪县的乡土人文环境，写下了他对那片土地上的人与事的厚爱。在那里，土地、亲人、往事、风物，构成了马海的诉说体系。同时，在马海的文字里，底层生活、自身体验、审美意识，构筑了马海散文的几个坐标系，使得他的文字越来越逼近散文创作的价值核心所在。在他的散文《大兴街辞典》里，人名和地名引发的故事，按照汉语拼音的顺序，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掌故和往事。在《城市的表情》里，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小县城的现代生活的痕迹。在《傣傣族突围》里，他与历史擦肩而过，从细部感受把握了一个民族的延续片断。在《蛮王寨听风》里，他在久远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之间，找到了一个地名被人类生活所赋予的真实意义。

事实上，马海的文字，也真是有着一种细腻、纤柔、素洁、淡泊的气息。他的文字里，我没有读到被以往或现时的作家们用得失去了光泽的词句。在马海的笔下，他的写作，成功地避开了别人的影响，用自己的创作经验，构成了自己的词语系统。这对一个作家的文字创造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且，通过对马海

散文的综合了解，我感觉到他作品的质量是非常整齐的，而这种整齐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水准，比如《兵荒》《挖煤汉》《男人志：酒篇》，比如《江湖夜雨十年灯》《长河流月》《人在江湖》《乡场写意》等，在诸多的篇什里，马海把他的文字功夫演绎得出神入化，体现了他精湛、准确、扎实的文字功底，在这样的文字功夫的笼罩下，融合了他对历史、艺术、民俗的融会贯通，马海的散文展示出了语言风格与思想境界的精妙结合，形成了马海散文书生意气视角下的历史沧桑感和思想厚重感。这样，阅读马海的散文，仿佛与一个老僧促膝于古寺，依榻品茗，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香烟缭绕的典雅意境。

马海散文的入世角度也是非常特别的。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青年作家，栖身于汉文化的边缘地带云南，栖身于云南多元文化的边缘地带华坪，工作单位又是一个被称之为女子高中的学校，他真可算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边缘人了。但是，这种境况，并没有影响到马海作为一个作家对文学世界的探索与跋涉。相反，马海却充分利用了这种鲜为人知的边缘性，把他的视野投放到华坪这个外来移民自古以来就没有中断过的云南边地（事实是，作为回族，他本身也有着与生俱来的移民背景），把自己的生活和文学都投入到这种移民背景中去，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通过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各色人等的选择性采撷，记录了一个回族作家视角下的历史剖面。因为马海这种入世色彩非常明显的散文，我们看到了一个移民地的浮世绘，比如《华坪那些事儿》《匠人的黄昏》《骑马的岳父》《一纸苍茫》等，同样的文字，在马海的散文里比比皆是，我相信，读过马海散文的人，或者是在阅读马海散文的人，都会深有同感。

马海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有着对文艺世界的贯通能力。

据我的了解，除了写作，除了散文，他还擅长于笔墨丹青，多有书法和国画作品流传于世。这样的技艺，使得他可以做到对不同艺术形式的彼此映射与促进，共同到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里汲取营养，然后分别长成枝繁叶茂的艺术常青树。马海的这项技能，确实是让许多作家和书画家羡慕甚至眼红的。马海作为一个优秀作家，其实他早已准备好了展示他的才华，只是我们还没有把目光投到他的身上来，但是，我相信，迟早会有更多的人关注他，重视他，而我的这些文字，只不过是面对一个优秀作家时词不达意的赞叹而已。

是为序。

2010年春节于丽江蜗居

我的镇

江湖

陶罐般古朴的小镇被连日的雨水洗刷得素素净净，街道两廊古旧的门窗板壁在雨帘中隐退，青石板大一块小一块地铺满正街偏巷，我戴着斗笠高一脚矮一脚地踩着水花，到周家借书。周家公子不在，我蹲在屋檐下双手转着斗笠，看他父亲用尖刀刷一只山羊。雨水整个下午都在敲打着小镇，天地间仿佛只剩下小镇上的一些事物：山街、旧瓦、冷雨、故人、刀子，将要读到的绿林好汉，院子里被雨水溅得蹦蹦跳跳的几颗羊粪。

这是二十余年前的一幕图景了。

二十年来江湖梦，就从周家借出的旧书上做起。缓慢的时光飘散在刀光剑影的纸上世界，惊起一阵鸿影，飞入多梦的季节。梦里早有一滴墨落进清水缸，洒开一片芦苇荡，烟水苍茫的江湖上，升起霜月落下雁阵，岸边一支响箭射向湖心，几个好汉划来一叶扁舟，接我到一个人物正色张狂义气的世界。于是，身边溜走的都是传奇般的日子，每走一次夜路都是侠客行。黑暗中的草木都有冷傲的表情，草木上悬挂的露珠里满是放大的事件。粗茶淡饭衣衫褴褛的日子不必理会小人的无礼，大不了秦琼卖马杨志卖刀，手一挥脚一抬走人了事，山挡道时我垒石为寨，河拦路时我洒水为营。大乱朝纲走马夕阳是最惬意的日子，贪官后院起火的傍晚火在欢笑，恶霸前足失蹄的凌晨马在嘶鸣。出门的日子，营造世间少有的空灵与浪漫，省去一切烦琐琐碎的情节，留下一串串跳跃的符号。烟尘、快马、酒气、牛肉、残月、飞花、沉剑、埋名、焚香、铁腥、折桂、美人、画舫。

无聊的孤旅途中踏一路板桥清霜，宿一路鸡声茅店，品一路茶肆酒店，折一路绿林响马。险恶与道义搅浑江河，风月和雨雪剃度山川。

纸上之梦终究是结了尘缘。泛化的江湖带着少年的心事起起落落，时而破破碎碎，时而缝缝补补，雪泥鸿爪落在故里小镇，飞入寻常巷陌，化作一片市声，一片人的背影，遁入五味民间。民间的江湖在刺眼的阳光中显得真真实实，这里头只有汗水与飞尘混合的气味，泪水与生存酿造的愁容，人流与物欲夹杂而成的脏话，冷笑与热肠碰面的交易。一切的真实，正如二十年前看到的那把尖刀，在雨水中蹦蹦跳跳的羊粪。

陶罐般的故里小镇，在横断山余脉的皱褶里，几百年来悄然演义着一方传奇，县志也无法记载的凡人史事，总被风吹雨打去，多情不必为无情恼，过去的事情怎经得起历史暗流的冲刷？挂在人们口头上的一些往事片断，只是风在逃走时遗留的一截尾巴。

小镇旧名福泉新名兴泉，总在泉水上做文章，都是老百姓锅边嘴角的事。小镇旧时是滇、川、西康三省交接地，所谓“一鸡鸣三省”的地方。就是到了国民党倒台，剿匪镇反之后的新中国，这儿也是两省四乡镇的集散地，人物五方杂处，经过小镇的大有四海为家之人。这方水土宜八方漂泊之客，民风强悍，生旦净丑各唱各的戏，五行八业各谋生路。少年时代终日枕于江湖奇思怪想中的我，也开始睁大眼睛打量这个热闹的世界。小镇被东西两河夹出一条南北走势的山街，街南当头是两山对峙的断崖，河水在此一头扑下岭去，在几里外汇入金沙江。街头的断崖上是锁住小镇气韵和财富的锁龙古桥，桥下飞瀑惊悬，桥上山风涤荡。一条石板铺出的驿道穿街而过直去川南，驿道的石板间荒草茵茵，荒了几百年间的马嘶蹄痕和商旅履印。小镇外拖拉机的轰鸣提

醒人们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攀枝花市的移民工人在这儿打捞他们的生活所需；镇外十寨八箐五岭的傣傣族、苗族、彝族用马背驮来山货，祥云的小炉匠在街边鼓红焰火加工瓢盆壶碗；四川汉子肩上的扁担在朝阳中挑走了一街鸡鸭。走南闯北的江湖艺人逢集日必到街头空地卖艺，单脚利手的有之，拖娃带崽的有之，靠着戏猴耍蛇摆弄耗子吸引看客，凭借教气功卖膏药养家糊口，纵有一嘴流利的江湖语、两肋巴胆气，却总是失去了书中好汉的洒脱，有时遇上搅场的地痞，几句口角引发一场纷争，最终强龙不压地头蛇，卖艺人捏捏拳头跺跺脚板，哀叹一声，卷了家当黯然离去，人流中消失了悲凉心酸的背影。这时的我总在一个角落里呆呆站着，我徜徉的江湖梦境就这样被现实一天天打破、击碎。低头走过街心，再窥窥那些市井觅食的民间匠人，在一锤一凿一锯一斧之内，一喊一唱一笑一叹之间，无不逼真地展现了细碎烦琐的江湖情节。而这一切从来不被书里那个江湖所提起。

小镇在发生着一些事情的同时，也在遗忘一些事情。被遗忘的事情化成一缕风，一股气，或逃走或弥散，增加着小镇一方水土的厚度。被一代代人过滤后的事情仿佛断流的江河，在流传过程中自成一个江湖，江湖中有小镇人先祖们的人生传奇，那些传奇都是些清瘦的片断，在时空变幻中冷却了体温，时不时跳进我的情愫中掀起几波热浪。小镇上有倪家、饶家两个普通的茶馆，说书人早没了，一伙年迈的茶客在这儿铜壶煮三江，水煮前人轶事，烟熏先辈传奇，我的双耳在这儿晨昏恭聆。茶客的折扇哗地一打开，富人的盛夏到了，折扇刷地一声合拢，已是穷人的隆冬。缺少传奇的日子靠追怀昔日的惊险，也有几分快意。小镇上飘散的音符萦系心间，剩下一些残损的遗迹供后人凭吊，感知到先人们的江湖也真真实实地存在过。

渡过小镇西面的青龙河，一片广袤的斜坡是个旧坟场，小镇人的列祖列宗大都在此按梯级依次排列，越靠坡顶的坟墓年代越久远，其间荒草过人头，大都成了无主坟。一座高耸的古墓埋葬着道光元年征剿唐贵起义时战死的湖南籍将军，人们把这座坟叫“将军墓”。战死边地，埋骨他乡，将军墓高居坡顶守望小镇，难道是想让小镇的“寇乱”从此熄灭吗？事实上，从发生在小镇北五里处的地王坪唐贵起义算起，至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福泉镇内发生的打击官僚统治的起义就有上百次。清咸丰年间，滇西杜文秀回民起义军攻占永北府，梁明魁的回民队伍也从福泉镇出发，两次攻陷当时的华坪县城旧衙坪，最后起义失败，清政府对回民进行了大肆屠杀……民国初，福泉镇棉花地人雷云飞、贺二麻子的武装起义声势渐大，由于当地国民政府“剿匪”不力，竟接连撤职三任县官。贺二麻子攻占县城活捉国民党军官，退回棉花地后被围剿而就义。雷云飞则在1922年救应受到唐继尧部下追击的朱德元帅，将朱德护送至会理，使共和国元帅走上了救国救民的新路。雷云飞救护朱德之地就在小镇东南隅金沙江上的陶家渡。华坪县城的鲤鱼河桥被洪水冲毁的那天，我跟父亲到江上打鱼，寻问到了朱德元帅过江的渡口，滔天浪花滚滚洪流早已卷走了八十多年前江面呼啸的枪声，连日暴雨之后的金沙江面险恶万分宽阔无比，连冲江河的水涨水落也在两米以上。我站在江边庆幸当日总司令过江不是这般水情，吉人自有天相。而亲自驾船渡朱德过江的船老大曾海若，人送外号“曾泡毛”，是金沙江上久走江湖的“水毛子”，他跟我的外曾祖父让重光是拜把兄弟。我外曾祖父是哥老会的大爷，一个旧式人物，后来结识了董必武将军派回华坪领导地方起义的共产党人丁志平，把丁志平安排在福泉镇的家中居住了三年。解放华坪的“三·一六”起义中，外曾祖父带领回民族亲率先拿下区政府，夺得了第一

批枪杆子，当夜率众赶到蔡家碾房与丁志平部汇合，打响了解放华坪的第一枪。外曾祖父随后担任滇西第七纵队第五支队队长，随队攻打永仁、元谋，回军途中在金沙江上遭到西康诸葛世槐及国民党屯垦团的伏击，外曾祖父腿部受伤，回福泉镇养伤。三爷马继禹也在稍后的“干巴村血战”中阵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遗骨才从兴泉镇回子村迁到县城的烈士陵园里……

清末民国初以来，小镇上有很多民间帮会，传承古乐的洞经会，吊丧闹喜修桥补路的同善会、袍哥人家的哥老会，弄神霸王的一贯道，善恶分径泾渭。同善会一直延续至今，人马一路壮大，硬是整出个业余戏社，演义古今真乐府天地大梨园，戏人都是庄稼人，白天在日头下捏锄头背背篓，晚上在月光下捏花枪背帅旗，演不尽古代帝王将相，唱不完人间悲欢喜愁。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左耳川戏绵绵右耳滇剧声声，日子被大锣胡琴响鼓涤荡得两腋爽爽生风。镇上人就这样用大喜大悲的情怀打造一路火烈的人生风景。

小镇的旧事在我记忆中远去。一些不满足于小镇逼仄天空的老住户开始了举家搬迁，实力和勇气使他们去打拼一片新的天空，小镇空了老宅空了故人。终于有一天我也走出小镇到外地读书工作，为谋油盐柴米而遭遇无数繁碎猥琐的人生情节，仍然在营造心底那片江湖烟雨。即使这一方水土教给我的是一套不合时宜的处世态度和思考方式，我也要固执地在仓皇岁月中扬鞭，做一个视死无悔的轻骑，在漫漫蹇途中举杯与大千世界坦然对酌，在人世的枯荣沉浮间自如进退。

铁匠

小镇被即将消散的民谣包裹,被零星的传说围绕——比如说,镇东垭口曾响起无数官匪的枪声而犹余响至今,街南古石桥拱下尚存悬剑的铁链,西岭石板道上储着雨水的马蹄窝,北山古寨朽泥里的半截断刀。这样一打量,小镇时光便悠远开来,横卧在白云苍狗下的一街砖瓦泥墙石板路,似无规无则的一本镇谱,写满一页页民间小人物的名字。南来北往的客与守望小镇的老街坊,拌成一街凉拌,麻辣酸甜,况味自品。一镇五百余家住户千把人,无一不出自农门,一些人使农具之余,尚有一技谋生之术,占据当街前沿,五花八门七十二行,小镇风韵在一锤一斧一锯一凿一刀之间,款款地浓了。与这些散兵游勇般在岁月深处打磨日子的匠人遭遇,是一个男孩成长历程中重要一课,我固执地保留这个观点。要说这些民间草根男人给我的记忆抹上何种色彩,我想是火焰的闪击。

那年的寒冬在擎天燃放的攀枝花里报废。拖拉机成天在街外轰响,坐在墙根朽木上晒太阳的人话多起来,临夜在街边玩游戏的男孩们高吼“大王下坝来点兵”,巷陌间的山狗不再吠月。说到底,那是个铁匠的春天。镇上成立了铁业社,镇上的八个铁匠将在一起打铁,统一经营全镇的农具,铁匠们各锤一方的日子将要结束,不再顾虑生意的咸淡。平日额头挂汗珠、脸膛抹灶灰的铁匠,闷葫芦似的铁匠,走在街上竟然成为人们热论对象。他们享受“盖章领钱”的发工资的待遇了,据说还有养老保险呢。铁业社在街南垭口上,虽四围坟山,但房子数十间、占地数亩,俨然半个铁匠王国,其气象远非铁匠们那个铁匠铺所能相比。是的,铁匠们那个偏安小镇一隅的铁匠铺可是我消磨童年时光的场所。其实那些铁匠铺都是半间东倒西歪屋,铺子里一堆零乱的铁

家伙，吸引我的是那热闹劲儿。赶集日，铁匠铺贼忙，师徒俩一长一短两把手锤，加一个大块头气锤，高中低音齐全，荡得老远，一个镇子都弥漫着铁匠砸出的武乐。循着“叮当——轰哧”的锤音，到了铁匠铺，皮风箱鼓得一炉火牛气冲天，躺在炉火里的铁块被烧得通红，一铺子铁腥味儿夹杂着炭火味儿，呼啦啦扑过来呛你双鼻。烧得通红的铁块被铁匠一火钳夹出来，放到铁砧子上，铁匠师傅小锤敲打，徒弟挥长把儿大锤猛砸，你来我往，铿铿锵锵，平平仄仄，火星四溅。小镇的热闹，山街的兴旺，田野的丰收，大致是铁匠铺里锻打出来的。铁匠的家当全是硬邦邦的铁家伙，一门手艺完全是硬碰硬，比不得泥水匠接泥巴，含糊不得哩。在我眼里铁匠是男人的事业，没有一副过硬的身板，当不了一生铁匠。铁匠用铁锤开路需蛮力，但后期的淬火、回火，掌握火候，就是生平积累的看家本领了，那挥“二火锤”的徒弟，学的就是师傅的“火候”。民间有“人生有三苦，劊猪打铁磨豆腐”的说法，铁匠的苦，是上了榜的。但民间匠人里头，铁匠与农业靠得最近，自从有种田人那天起，铁匠就不曾被冷落过。漫长的铁器时代，无论是战场的刀枪戈矛，还是沃野的锄头镰刀，抑或是驿道的马掌辮头，无一不是铁匠一锤一锤地敲打出来的呢。因此我天性亲近铁匠铺，不仅仅是凑那点热闹，看那点被汗水催壮的男人肌肉，更多是由衷的敬佩和由此产生的幻想。

铁业社成立前，小镇上的八个铁匠铺，各守一路关隘，各锁一路兵马，不用担心生意被别的铁匠夺去而断炊。严铁匠打的菜刀远近闻名，云川两省四乡镇的人都会上门买刀；倪铁匠打铁铧口是一绝，自有他的市场；徐铁匠打的锄头好使，无须自夸也有人把他竖在大拇指上。民间的传统，靠货色生存立足。那时我钻遍了八个铁匠铺，就把铁匠跟其他匠人作比，感觉铁匠们都显得少言寡语。木匠上门做活，常走夜路，搜集得一肚

子怪异离奇的故事，逗弄孩子方面占绝对优势；还有石匠的幽默，皮匠的亲热，杀猪匠的粗犷，但都不及铁匠对我有吸引力。徐铁匠的铺子我最喜欢去，他脾气好，铺子开在街头古桥旁，紧挨河边，铺子里伸出一棵高大的攀枝花树，夏日为铁匠铺撑一把天然巨伞，春来开一树火炬般的花，跟他火炉里的焰火比红赛亮呢。徐铁匠宽面阔脸，额腮天圆地方，若是唱戏，绝对是铜锤花脸的绝佳候选。他那浸透汗水的帽子和棉布马褂常年不洗，膀子上厚厚的肉，腰腹前挺挺的肚，打铁时张着嘴巴似喜似悲，一派憨厚老实之相。他休息时一律坐在铺前石头上，喝一大罐浓茶，这时我们在他的铁匠铺里一阵瞎捣鼓，学着铁匠的模样把炉子里烧红的铁块夹出来乱敲。徐铁匠决不会发火，只悠悠地说一句，别砸坏了脚趾头。我们求他打一个铁弹弓，或离开时拿走他打好的一把镰刀，他也不会说什么，时间一长我自个儿倒愧疚起来呢。一次河里涨大水，把徐铁匠的铁匠铺捎走了半边，瓦盖坍塌下来搭在大树上，完全不成样子了，徐铁匠仍然嘿嘿笑着打他的铁。看着胖胖的徐铁匠专心地在铺子里打铁，真担心他一铁锤把瓦盖震塌下来。让我羡慕铁匠是因为阎铁匠的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同学，跟他老子学得一招半式，经常借他老子的铁匠铺打了飞镖，拿到学校里卖，一角钱一把，畅销。我买过他的一把镖，镖尾铁圈上系上半截红领巾，随手甩出，一道红线，飞镖直指芭蕉树，稳稳地钉在树干上，心里涌起的快意恩仇，颇似取了黄世仁首级。阎铁匠的儿子因卖镖而得以每天吃一个街上的肉包子，让我眼红了许久，就为这个我甚至把当一个铁匠作为了人生理想。

但一个个铁匠铺一夜间关闭了，平素不相来往的八个铁匠聚到铁业社，面对面打铁了。但那可不是吃“大锅饭”，而是靠“业绩”开工资，打得多工资就高，因家里农活耽误了没去打铁，一分钱也拿不到。赶集日，铁业社车水马龙，购置农具的人进进出出，

近处的背着背篓，远处的赶着牲口，各种铁打的农具从铁业社浩浩荡荡抵达三乡九村十八寨。八个铁匠的八大锤敲打在八个铁砧上，响成一片，焰火熊熊，火星点点，蔚为壮观。我们小镇上的一大伙孩子喜欢捡破铜烂铁，弄到废品收购站能换零花钱，铁业社大院铁器成堆，成为我们经常光顾的对象。周日成天在铁业社大院里转悠，看够铁匠的表演，走时顺手捎带一些废铁。厂长孙铁匠发现了我们的勾当，便吓唬我们，说你们不见铁业社四周都是旧坟，院子里的蝴蝶都是坟里飞出来的鬼魂呢，你们不怕吗？孙铁匠说的是实情，铁业社院子里蝴蝶特别多，不但在野花里翩跹起舞，还经常飞到打铁的地方，在通红的炉火周围，在汗流浹背的铁匠身旁，无拘无束地飞舞。多年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种奇特的景象，柔弱轻盈的蝴蝶与刚硬的打铁铺形成的反差，带给我一种奇幻凄伤的美。我写过一首题为《暮年的铁匠》的诗，不知是不是受到那一幕幕情景的点化：飘荡的锤音下 / 盛开的红花几十年不谢 / 情感这块火红的铁 / 容不得农耕时代冷却 / 反复锤打着愈来愈薄的日子 / 汗水和泪水 / 未能让炉火泯灭 / 高举铁锤 / 锻打出一片肥沃的乡野……

铁业社垮台，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个陶罐般的边地小镇也紧跟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曾经被农民深爱的沃野逐渐冷却。农业时代的没落，导致铁匠这一传统手工业者的急剧减少或消失。铁匠的远去，成为无可阻挡的趋势，这无疑是农业时代最响亮的挽歌。在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的时代旋律中，全球最大、历史最长的农业帝国，它的那支庞大的民间工匠队伍，把传统的手工艺一一带入了泥土。记得最近一次回那个被民谣和传说包围的小镇山街，我再也没有看到铁匠铺，街头小贩虽然在贩卖着批发来的农具，但极少有人问津。当年小镇上的八个铁匠，有五个已经离世，其中年纪最小的黄铁匠也已六十多岁，改行

修锁配钥匙；年纪最大的严铁匠已年近九旬，天聋地哑地蜷坐在街边，身上披着一缕微薄的夕阳；胖大而和善的徐铁匠那个被河水捎走半边的铁匠铺，早变作一家新式家具店，那棵高大的攀枝花树枯死了半边，活着的半边稀落地开着几朵赤红的花，但谁也不会像我一样，把它与一腔流落民间的火焰联系在一起。

电影

他一来到小镇上，便成为小镇上的将军。不管他是张三李四，还是王老五，只要他扛着放映机。他来小镇的方式，越来越威风。起先，赶着骡马吱嘎吱嘎驮着放映机和影片，翻过镇西甘家垭口，人和骡马都流三碗汗后落座区公所大院。后来是坐解放牌汽车，太阳还没落山就莅临小镇，早早把写着影片名字的牌子挂在了街心。一部电影的消息，像原子弹一样在镇上炸开，并且迅速辐射到相邻的三乡九村十八寨。街上的孩子像随手撒出的蜂兵，乱嚷嚷奔走相告。打猪草的，割牛草的，锄地的，栽菜的，心头吃了一颗定心丸。只想到晚上的一场视觉大餐已弄妥当，神情飘飘忽忽，手上活儿不了了之。即使让镰刀割了指头，板锄刨了脚背，也顾不得那么多，匆匆忙忙拖了农具往家里抢。这时，西山上迟迟不落的太阳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对象，挑粪汉子恨不得凌空一扁担将太阳戳瞎，调皮孩子也考虑着一弹弓把日头射落，区长村长们也巴不得伸出手掌一下子把天遮了。草垛旁、草坪上早有男孩神比武画，庆祝一场战斗片或武打片降临小镇。村道上的丫头们捏着一饼干葵花，打发瓜子壳一样琐碎的时间。

这时候，我一定会鬼画桃符般结束作业，然后猫狗一样灵巧地打开院门，神不知鬼不觉溜上街去。我首先会站在河边，